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一个女人和一个 半男人的故事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选编
时代文艺出版社

1985年年编 上





一个女人和一个 半男人的故事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选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，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，往往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存在着争议。这是一种正常、自然的现象。不同意见的争鸣，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。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，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，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集。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，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，短篇小说集两部。现在，我们又精选了一九八五年争鸣作品选集两部。对这两部选集，除按过去惯例，对每篇形成争鸣的作品，附上二至四篇争鸣或作者本人的文章外，在编选上与前七部略有不同。一是：按时序将中、短篇小说混合编排，没有分开。二是：有的作品，读者在私下议论纷纷，但没有形成文章发表；而这些作品又反映出了创作上的某些倾向和发展，我们也选上了。我们力求能从这两部争鸣作品选集中，反映出一九八五年创作上的一些新倾向和新发展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画眉鸟婉丽的鸣声	叶 楠 (1)
我是军人	李忠致 (9)
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	刘亚洲 (23)
一曲沉重的战地浪漫曲	闻 龙 (52)
变形的画面 失真的形象	杨 洪 (57)
——评小说《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》	
失真，是致命伤	卞 振 (64)
——也谈《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》	
透明的红萝卜	莫 言 (66)
有追求才有特色	徐怀中等 (118)
——关于《透明的红萝卜》的对话	
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	李 陀 (126)
——评中篇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	
小鲍庄	王安忆 (129)
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	何志云 (223)
——《小鲍庄》读后致王安忆	
我写《小鲍庄》	王安忆 (226)
——复何志云	
《小鲍庄》的形式与涵义	吴 亮 (229)
——答友人问	

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(235)

如何反映当代青年的性格 魏 威 (300)

——评中篇新作《你别无选择》

让世界知道他们 曾镇南 (302)

——读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

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 黄子平 (307)

花非花 何立伟 (311)

少男少女，一共七个 陈 村 (370)

一篇有害的小说 华玉章 (428)

新观念的渗透 李 浩 (430)

——简析《少男少女，一共七个》

关于《少男少女》 陈 村 (432)

画眉鸟婉丽的鸣声

叶楠

雾特别浓，特别凝重，这亚热带的丛林中，象是浇铸了乳白色的什么金属。视距坏极了，顶多只能看出去两公尺距离。

这里是国境线上一个平缓的山坡，长着种类复杂低矮的灌木。在灌木丛中分散躺着五名中国边防军士兵。他们安静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如果有人走来看到他们，一定认为他们已经死去了。其实，这五名士兵全都活着，没有死。不过，他们已经接近死亡的边沿了，他们是负重伤的彩号。其中伤势最轻的一名，是被重机枪打碎了一双腿骨。自己用急救包里的绷带胡乱地缠了缠，并没有能阻止鲜血往外渗透。他们相互之间，无法看得到，也没有呼唤交谈过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一出动静，说不定从雾幔中会飞来密集的子弹。那被雾遮挡的丛林中，也许潜伏着很多异国的士兵。伤员们只是凭感觉知道，在他们每一个人身边不远的地方，有自己的战友。是谁？有几个？伤势如何？就不清楚了。

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人能找到他们，营救他们。当然，他们知道，在这浓雾中，在前沿，又不能呼叫，找到他们是很困难的。他们克制着伤口的剧痛，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发出呻吟声来。他们坚信自己的人一定会来到身边。如果这时有

人走到他们身旁，贴近他们的脸庞，才会听到让人心痛的咬牙的咯吱声和痛苦的轻微的喘息。

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？在他们五个人中间，只有那个被打碎腿骨的战士，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。他还记得，是在拂晓时分，他们一个排，在国境线我方一侧，作例行巡逻。就是在他们现在躺下来的位置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，好象是一班长，是他，突然踩响了一颗地雷倒下了。现在他还躺在这里，奄奄一息了。紧接着地雷的爆炸声，从雾中射来稠密的弹雨，象泼水一样压过来，这是一场预谋的卑鄙的屠杀。战士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慌乱地扑倒在丛林里，向雾中看不到的敌人还击。他们很快凭感觉知道，对方士兵离他们非常近，甚至于觉得能听到对手的喘气声。这是一场极独特的仓促的遭遇战，在浓雾中无法分辨敌我，完全凭战士的机智和感觉，向对方射击。排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凭对方的火力判断出：敌方兵力起码要大于我们十倍，而且他们是有预谋的。继续打下去，将是全排覆灭的命运。他发出了撤退的信号。在漫天大雾的丛林中后撤，他和所有战士，谁也不知道，有多少人撤下来了，有多少人伤亡，他们的位置在哪里。就这样，留下了五名重伤员，他们都是在战斗一开始，猝然中弹的……

现在，这里异常宁静。在雾中，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在一个远离世界的角落里。在没有发生战争以前，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。嬉戏的猴群，体态俊美的马鹿……遍山野花，招引来缤纷的彩蝶……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连蛇似乎也都逃跑了。所有生灵都惧怕战火硝烟。现在每一个伤员，只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存在，其他都是未知的，象谜，象周围浓重的雾。没有一点声音，只有自己感觉到的自己的伤口涌出的鲜血汨汨流淌的细微的声响。在昏眩的伤员眼里，那飘浮着的细小的象微尘般的水粒，象是五颜六色的粉末，在眼前飞旋。干渴，难

以忍耐的干渴。这大雾不足以湿润自己的嘴唇。有的战士用嘴久久地吻着潮湿的泥土，希望能从大地上汲取些许水分；有的战士含着被子弹扫落的带有凉意的树叶，虽然树叶有一种苦涩的味道，但毕竟含有水啊！从战斗打响到现在，究竟过了多少时间，谁也不知道。都感到已经很久很久了，战斗以前的时光，很遥远了。有的战士觉得血快流尽了，连思维的力量都快没有了。幻觉，脑际里不断出现幻境，那都是一些记忆中最美好难忘的事物：家乡的茅屋，小牯牛，绒球般的鸡雏，一朵朝天开放的象蓝色的号角的喇叭花……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却是敌情我情。敌人是不是还在近旁，或许怕我们报复，也撤退了，也象我们一样，仓皇撤退了。我们的人呢？他们是否已经在寻觅我们？现在急需要有一双手，自己人的手，来包扎流着血的伤口……

远处传来一声画眉鸟婉丽的鸣声。是的，这里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画眉，在丛林中飞舞、鸣啭。这里曾经是它们的家园，后来，炮火把它们和猿猴、马鹿、彩蝶……一起赶走了。为什么竟飞来一只，在结束一场激烈战斗之后？果真有一只勇敢的画眉，飞到这寂静的浓雾弥漫的山野里，用动听的鸣声，给受伤的战士以慰藉？神志还清醒的战士，听到鸟鸣，嘴角竟闪现出一丝微笑。这毕竟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发出的声音，而且又是那么动听……

又是一种很低微的声音传来，有节奏、顿挫的声音……这是人的低语声。有人来了，或许是我们的人，也许是护士，说不定是女护士哩！那么，她那双灵巧的手，温柔的手，会把伤口包扎好。她会说：“你们会好的，你们将来还能种田，还会跳舞，会得到姑娘的爱情，一定会……”连伤势最重的一班长，竟从昏厥的状态中，醒过来。希望，给大家带来了力量。这透过浓雾传来的低语声，果真是一个少女的声音，这是能听得出

来的……这莫非又是幻觉？不，这是现实世界上的声音。这些男子汉们的眼角，竟流淌着咸涩的泪水……不过，这种兴奋和喜悦是短暂的。那个看不见的少女说的是异国的语言，陌生的语言，这是在仔细倾听以后，能分辨出来的。战士们的希望落空了，感到浑身发冷，直冷透到心底。一班长又昏厥了过去。没有比希望之星升起又泯灭，更令人痛苦的了！这山林啊！你为什么如此寂静，竟让人声如此清晰地传来，搅乱了垂死的战士的心绪。

现在一切都明白了，这是对方的女人。女人同样也是个敌人。她好象在对什么人说着话，语调是温存的。她的谈话对象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呻吟在作答。显然，这是敌人的伤员。看来她可能是护士，是在给伤员包扎伤口，是在用语言宽慰他。这也就是说，在拂晓那场战斗中，虽然是盲目射击，也还是命中了敌人。他们也有伤员留下来，那么说，他们的部队也没敢恋战，也同样撤走了。

血在淌着，时间也和血一样在流淌着。就在敌方护士为他们的伤员包扎伤口的过程里，被地雷炸伤的一班长，悄然与世长辞了。但谁也不知道，死得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的死，只有他自己是有准备的。他从开始负伤起，就意识到自己伤势太重，生命难保了。他决心忍着伤痛，不吭一声，不让敌人发现自己，宁愿让血流尽而死去。这种死是要有极坚强的意志呀！现在，敌人就在附近，虽然根据动静猜测，只是女护士和伤员。但暴露自己，同样要有被凌辱、被俘的危险。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与亲人最后诀别。手还能动的还有一点力气的，紧紧握着手榴弹，或者将手指伸进枪扳机的护圈中，再压低一点本来已经很微弱的呼吸声。

丛林中不远的地方，传来一阵窸窣声，很容易判断，这是

有人在林间走动，脚步很轻很轻。可恶的雾把视线挡得那么严密。是什么人走过来了？

又一声清晰的画眉的鸣声传来，这一次，这只鸟似乎飞到近旁来了，就象是在旁边那一棵小灌木的枝头上。这种有白眉的鸟儿的到来，预兆着什么？是吉祥，抑或是凶险？

首先看到在雾中出现模糊人影的是两条腿骨被打碎的战士。他紧紧握着手榴弹，感到手发麻，手已经不太服从他的意志了。他觉得也许自己连举起手榴弹的力气也没有了。“祖国，大地，亲人，给我力量吧！只求给一点点力量，能够将手榴弹举起，向自己牙齿上撞击引爆的气力，就够了。就能让我死在自己的国土上。”他在心里祷念着。

当他清晰地看见来人的时候，那人已经站在他身边了。他注视着这个人，很快辨明这是一个敌方的士兵。钢盔、领子上缀着的寒惨的标志军衔的领章——是下士，再就是两手握着的冲锋枪了。他用尽自己残存的气力，竟颤巍巍地举起了手榴弹……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对方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他，惊恐地尖叫了一声。这明明白白的是少女的惊呼。他呆住了，忘了将手榴弹向牙齿上撞下去，凝神看过去，果然是个姑娘，女兵。刚才怎么疏忽了呢？钢盔下沿不是披散着长发梢么！还有一双纤细的眉和有女性妩媚的眼睛——正惊吓地看着他。“也许我的模样是太可怕了，惨白的脸，还齜着牙，还举着手榴弹。”他想。

他俩就这样对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他俩都警惕地盯着对方，看对方的细微动作和神态。看得出来，她很清楚，她手中的冲锋枪扳机和手榴弹引信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线连在一起，枪一响，手榴弹也就爆炸了。在他的眼里，首先看到她的嘴角微微搐动了一下，抓枪的手松开了，冲锋枪自由地悬在胸前，眼里闪烁着疑虑、不安、痛楚的光芒。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然

而有一点是明白的，她没有枪杀他的意思，甚至于已经没有了敌意，或许是因为在她面前的中国士兵如此衰弱、毫无战斗力的缘故。他感到举着手榴弹的手臂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不能在这个没有敌意的女人面前举着爆炸物，手臂象瘫了似的倒了下来。她的视线从他的脸庞移到他的双腿，停在被血浸透了的绷带和军裤上。她皱皱眉，看样子，她很清楚伤势的严重程度。她向身后看了一眼，仍然是浓雾。她用牙咬着下唇，沉吟着、思索着。她眼神在急剧地变化着，眼睛透露了她心绪的紊乱。她又向身后看了一眼，似乎是下了决心。她把冲锋枪转到身后，用手拍拍身旁有红十字标记的挎包，示意她是医护人员。他闭了一下眼睛——明白。她猛地在他身边跪了下来，打开了挎包，取出绷带、剪刀等，以极其熟练的动作，剪开他胡乱缠绕的绷带和军裤，给他重新包扎伤口。她一面包扎，一面不时向他闪动着睫毛，柔和的目光传递着一种宽慰的信息。在他的心底有一种暖流在涌起，他几乎是安然舒心地合上了眼睛。他感到伤口的疼痛不再是那么剧烈了，他感到一双轻柔的手在触摸他受伤的腿，他感到她呼出的气息，他甚至于感到对方微微隆起的胸脯在颤动……她说话了，低声细语地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，这低语音极象鸟鸣，极委婉动听的鸟鸣。她说了些什么呢？语气极其轻柔，也许就是在说：“你会好的，你将来还能种田，还会跳舞，会得到姑娘的爱情，一定会……”即便不是这些，也是类似这些含义的语言。其实语言的含义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……他感到她的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传递给他的体温使他的心颤栗。当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她已经离去了，消失在浓雾中。不过，他凭感觉知道，她没有走远，就在附近。真的，是在附近，他又听到她在说着话，向着其他什么人。这还用问吗？她是在给其他伤员包扎伤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第一次感到一种强烈的

困倦感袭来，他竟在这传来的酷似鸟鸣声的少女低语声中，安逸地进入梦乡。在梦中，他见到了他的小妹妹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亲人。小妹妹在开满黄花的油菜地里，笑着向他跑来，笑得是那样开心，张开的嘴还露出掉了一颗门牙，留下的豁口。他张开双臂，跑着迎上去，准备象过去一样，把她高高举起来，她会“嘿嘿”笑个不停……眼睛感到轻微的疼痛，他醒了过来，睁开了眼。原来是阳光刺痛了他的眼，什么时候太阳升上来了？它的光芒透过雾射下来，竟是黄色的。这时候，雾也稀疏多了，似乎还在继续消散。他觉得有了点力气，用手撑着竟能欠起身来。他看到了周围比较大一些的天地，他看到了其他四名战友，看到了那个女护士还在忙碌着。看来已经是在包扎最后一个伤员了。她够累的了，能听到她的喘息声。

雾确在继续消散，又有了阳光，虽然它是那么昏黯，丛林中变得暖起来了。“四个战友的生命保住了！”他想。他这时候还不知道，一班长早已死去了。

丛林依然是那么寂静，唯一的声响，是她的喘息声……

“呼！”这是冲锋枪的一发点射。接着是一声痛楚的呻吟和一个人倒下去的声音。

他惊呆了，他看到，能动弹的伤员，都扭动了一下身子。他极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看到的是，她倒下去了，手臂还动了一下，象是一只临终的鸟儿，最后煽动一下翅膀，再也不动了。他猛地挣扎着坐了起来，抓起手榴弹。两眼火辣辣的，象是在进射着火焰。他看到在不远的丛林中钻出一个人来，一个冲锋枪手，自己人。他呆了，简直是悲痛欲绝。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就沉重地倒下去了。

冲锋枪手走近伤员，迎接他的是八只愤怒的眼睛，这是男子汉们的无声的愤怒到极限的谴责。他惶然不知所措。怎么

了?为什么?我不过是打死了一个正要伤害你们的敌人……可是,当他仔细看看以后,他明白了。他误击了一个女人,一个护士,一个正在营救我们的伤员的人。他的心上象是陡然压上重荷,他承受不了的重荷。他脸色惨白,踉踉跄跄向死者走过去,看到她那永远再不会出现笑靥的脸庞和永远不再闪光的眸子,他僵住了。他痴痴呆呆地站着,自语地说:“我……我没看清,有……雾……雾,我竟……”

一片死寂,大地,山岗,丛林,伤员……都默默无语。

担架队来了。伤员们都不愿意上担架,他们执拗地要求,先让这位女兵安息,她应该安息在她自己的国土上。边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

担架队员们不能拒绝这些战士的要求,把她抬到国境线上。在边界的外侧给她挖掘了安息之所。伤员中只有两条腿骨被打碎的战士,由别人架着,代表全体伤员,亲临墓地,与她告别。当新坟墓起以后,他突然抓过来担架队员手中的冲锋枪,对着天穹射出了整整一梭子子弹,向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下士致哀。

起风了,山林萧萧……

雾几乎全散了。在彼国的纵深的炮兵阵地上,射过来一阵阵排炮。我方压制对方的炮火也腾空而起。天空交插飞过千百发炮弹,象是不停息地响着滚雷,大地在跳动。丛林中升腾起一片片火焰和烟尘,整棵整棵的树在空中飞舞。在炮火的烟尘中,在隆隆的炮声中,一小队担架队从容地向后方快步走着。在第一副担架上躺着的是牺牲了的一班长,他什么也听不到了。后面四副担架上的重伤员,这时候是完全清醒的,然而他们象是完全没有听到炮声,他们的脸是肃穆的,他们心中有一种人的、战士的庄严感。

(原载《十月》1985年第1期)

我是军人

李 忠 效

—

师长罗天荣乘坐的吉普车刚在二团团部门前停下，立刻有人跑来报告：军长的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。

“……刚才接到上级指示，任命边辉同志为副师长的命令暂缓宣布……”军长的嗓门挺大，在场的人都听得见。

“为什么，军长？”罗天荣禁不住问。

“一句两句讲不清楚，上级马上来人调查有关情况，你们要积极协助做好工作，防止扩大事态，引起思想混乱，导致矛盾激化……”

这不啻是个晴天惊雷，把罗天荣震得晕头转向。不久前，鉴于二团副团长边辉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表现的卓越指挥才能，和突出的战斗成绩，经师党委研究并报上级批准，破格提拔边辉为该师副师长。他这次就是来宣布这项命令的。不料突然发生了变故。

罗天荣放下电话，一连串的疑问涌进脑海：军长亲自打电话，上级还要来人，积极协助工作、防止矛盾激化……什么事呢？

他转过身，正好和站在一旁的边辉目光相遇。他看见，那双深潭般的眼睛里并没因这突变现出一丝波纹。他想，军长的电话边辉一定听到了，可是，那张清瘦而带点虎气的脸上，竟连一点明显的变化都没有。他仿佛正在听别人讲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。

大家愣愣地戳在那里，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什么是好。

“你们……也不请我喝茶？”罗天荣第一个打破了尴尬的沉闷，故作轻松地说。

“请，当然请。”团政委连忙附和道，“不知师长想喝龙井还是碧罗春。我的龙井可不是优等的……”

“随便，随便，青草叶子也行，好坏我喝不出来，只要是带色儿的就成。”

罗天荣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一点，但这是很难办到的。他看出来，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都在想着刚才军长的那个电话。他端起茶杯，水有些烫，他吹了吹，没喝，又放下了。神情变得庄重起来：

“刚才的电话，你们可能都听到了。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。在上级来人未到之前，你们谁也不准提起这件事。好，边辉留下，你们都走吧。该干什么干什么。”

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，罗天荣终于发现边辉那深潭一样平静的眼睛里出现了难以察觉的“波纹”。忧虑？惶惑？还是焦躁不安？说不清楚。流露出来的太少太少了。好小子，真够沉得住气的！

哦，是个将军！在边辉还是个小排长的时候，罗天荣（那时是团长）就注意到了他。

一天，罗天荣到在外执勤的一个连队去检查工作。车到驻地，正巧碰上战士们在操场练兵，值星排长边辉按着有关条令，

非常规范地向他报告了工作。口令词和报告词熟练流畅，抑扬顿挫，从容不迫，没有一点下级军官在首长面前常有的那种惊慌和不安。第一印象：不一般。

下午，罗天荣亲临靶场，检验这个连队的实弹射击成绩，先打的两个排成绩都不好。连长小声地跟作训参谋解释，因为今天团长在场大家心情有些紧张。参谋点点头表示同情。陆军团长手下有一千多兵马，部队住得又很分散，不少战士到复员了也没见过一次团长。团长是他们心目中的大首长。因此，心情紧张在所难免。然而罗天荣却不这么看，见了团长都紧张，那么见了敌人呢？团长又不吃人！他白了连长和参谋一眼，真想每人骂上两句。就在这时，三排上来了。

三排，边辉的三排，一看那精神头儿就跟前两个不同。部队带上射击阵位，边辉没有马上让他们进入掩体，而是先训了两句话。

“同志们，毛主席的话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

“我的话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

“好，七班，准备射击！”

罗天荣有些纳闷儿：“毛主席的话”，“我的话”，什么话？他问连长，连长摇头不知。当时正是“最高指示”下面必须是“林副主席指示”的时代。边辉竟把他的的话排到了“林副主席指示”的位置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

“狂妄！”作训参谋说，见团长脸上没反应，也就不敢吭声了。

一阵炒豆般的枪声过后，报靶员报来消息，三排全体成绩优秀！呱呱叫！

罗天荣心里很高兴，但并没有喜形于色，他指着离他较近的一个小战士叫道：“小家伙，你过来！”

小战士立刻提枪跑了过来：“报告首长，九班战士李小兵，请指示！”那神气，活象他们排长。

问过年龄，问过军龄，接下来罗天荣问道：“刚才你们排长问的毛主席的话，是什么？”

“战略上蔑视敌人，战术上重视敌人。”

“他的话呢？”

“他的话……”李小兵面有难色地支吾道：“我不能说……”

“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罗天荣感到奇怪。

这时边辉跑了过来，“报告团长，我的话是临时胡诌，说出来对首长不恭……”

“唔？那我就更要听一听了。”

边辉捅了李小兵一下，“说吧。”

李小兵鼓了好大勇气，最后才象蚊子叫似的小声说：“战略上蔑视首长，战术上重视首长……”

哧——，罗天荣身边的好几个人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边辉，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！”连长没有笑，正色叱道。

“篡改最高指示，把首长比做敌人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！”作训参谋也敲着边鼓。

罗天荣用手制止了他们，感兴趣地问：“边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我只想让大家消除心理上的障碍，并无别的意思，时间紧迫，来不及考虑措词的问题……”

——消除心理障碍，很好。第二印象，很不一般。边辉，